

湘江对话

人物名片

◀9月12日,张树鹏在第十二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精准穿靶项目中夺冠。

张树鹏,1985年出生于内蒙古,锡伯族。他是中国顶级的极限运动员,曾经10次获得全国冠军、7次入选滑翔伞国家队,并在2009年的滑翔伞定点世锦赛中获得冠军,实现了中国在这一领域20年来“零的突破”。后张树鹏又成为“中国翼装飞行第一人”,目前是三项翼装飞行世界纪录保持者。

张树鹏,像鸟一样飞了2000多次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煌 通讯员 黄玥



9月12日,张树鹏在第十二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精准穿靶项目比赛中。

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运动。

国际翼装飞行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,这项运动诞生初期的死亡率曾高达30%,是跳伞的75000倍,攀岩的1000倍。近十年间,全球至少发生47起翼装飞行致命事故。

然而,在被誉为“传奇”的天门山上,有一名中国人已经完成了超过2000次翼装飞行训练,他叫张树鹏。

2009年,他为中国摘得滑翔伞项目首枚世锦赛金牌;2023年,他成为首位翼装飞行穿越天门洞的中国人。

2026年9月11日、12日,第十二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上,他先拿竞速赛季军、再夺穿靶赛冠军,书写了中国翼装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,奋战八年终圆冠军梦。接下来,他的目光还将瞄准明年5月人类首次翼装飞越珠穆朗玛峰。

“中国人会飞”,是一句出圈的网络热梗。在天门山,它成了实景。

8月底,第十二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开赛前,记者在天门山脚下采访了正在备赛的张树鹏。这位亚洲翼装飞行第一人,究竟如何理解飞行和生命?

为什么想飞? “更自由,更纯粹,真的像鸟一样”

张树鹏与飞行的缘分,始于滑翔伞。2009年,他在克罗地亚世界滑翔伞锦标赛上夺得金牌——这是中国滑翔伞项目的首枚世锦赛金牌。夺冠那一刻的喜悦,他记得,但他也记得它的转瞬即逝。“从事体育运动项目的运动员都知道,你的成绩只能代表那一刻。比赛结束了,这一切就已经结束了。”

那时候,他给自己定了规划:“人生很短暂,应该在不同的阶段去经历不同的生命体验。”第一个职业阶段是滑翔伞,第二个阶段要找一个新的运动项目。

转折发生在2011年。美国冒险家杰布·科里斯身着翼装,从2000米高空跃下,30秒飞越天门洞。张树鹏在屏幕前看完了直播。2012年10月,首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在天门山举办,他到现场观摩。站在起跳台旁,伸手就能触碰到运动员的装备,看着世界顶尖选手从崖边跃下,在山谷中自由穿梭。

“更自由,更纯粹,真的像鸟一样在山谷中飞行。”那一刻,他做了决定。

两个月后,他飞赴美国,从跳伞学起——学翼装飞行必须先有跳伞基础。40多天后,他完成了从高空跳伞到首次翼装飞行的突破,创造了最短学习用时纪录。此后十余年,天门山成为他的“主场”,每个月来四次,周一到周五训练,周末回北京。七八月比赛期,一周飞五天。“滑翔伞很自由,翼装飞行是自由中的极致,因为在天门山飞的速度能达到230公里/小时~240公里/小时。”

2023年4月30日,他以约200公里时速成功穿越天门洞,成为首位完成这一壮举的中国人。那天,天门洞前人山人海,数万游客围观。

恐高又怕死 “比普通人更敬畏生命、更珍惜生命”

外界看翼装飞行,第一反应永远是“不要命”。

张树鹏说,公众有一个误解,觉得极限运动员不怕死。“其实(我们)都是做了万全准备才去做的。”他说,“这些极限运动员,其实比普通人更敬畏生命、更珍惜生命,更讲究,更怕死,活得更仔细。反而像我们普通人,很多人平时还闯红灯、乱穿马路,那也挺危险。”

这种“怕”,甚至超出常人的想象——张树鹏恐高。“把安全放在别人手里,这种事我不太能接受,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。”他刚学会翼装飞行时,每次坐民航客机都把降落伞背在身上,直到飞行员朋友告诉他,机舱内外压力不同,真出问题也打不开舱门。

蹦极,他也怕。在张家界大峡谷的蹦极台上,他被问“是真的害怕吗?”——“真的害怕。”原因和恐高一样:不可控。

“翼装飞行时,每个环节你可以自己检查,但蹦极的设备我不懂,我去检查也不专业。”

翼装飞行中什么最让他紧张?“降落。”他说,“起飞相对容易,但降落时山谷当中的气流和风会形成乱流,影响安全。一个好的降落,才是一次飞行的结束。”

这种“怕”,恰恰是他活下来的原因。每一次飞行前,他逐一检查翼装的每个卡扣,确认头盔通信系统,核对GPS航线数据等。这些动作重复了2000多次。

“翼装飞行是一个很科学的运动,它有它的规则,有不同阶段对运动员技术的要求。我们只需要按照这个规则去做,它就是安全的。”

与“生猛”的外部人设不同,张树鹏在采访中反复强调“危险的可控性”和“自由有范围”。

“一定要遵循规则,敬畏规则,在这个规则里边你是自由的。”

“它当然不是百分之百的安全。”他坦言,“就像所有的运动都有风险一样,打网球有风险,滑雪也有风险。风险到底可不可控,这个很重要。如果风险是不可控的,那这项运动说明风险太大了。但翼装飞行是一个很科学的运动,它的风险是可控的——前提是敬畏规则、循序渐进。”

比如穿越天门洞,那不是一次莽撞的冒险。“当时我已经在天门山飞了1000多次了,对这儿的山形和地形已经非常了解。每一次都在做一点点的突破。即使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生风险,我还是可以通过我的经验、技术能够控制、能够干预。”

计划挑战珠峰 “勇气是人类的赞歌”

敬畏生命,并不意味着停止挑战。

明年5月,张树鹏计划做一件人类从未做过的事——翼装飞越珠穆朗玛峰。

这个想法,萌生于2015年。那一年,他完成了8150米无氧翼装飞行,降落后他心想,如果再高几百米,就是珠峰的高度了。2024年6月,他在美国田纳西州进行了13000米高度模拟测试,复刻珠峰的高度、温度和缺氧条件。零下60摄氏度,没有氧气补给,他在空中飞行了8分钟,飞行距离30多公里。

“珠峰是全世界的地标,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那是世界上最高的山。”他说,“勇气是人类的赞歌,每个极限运动员都希望做一些有创意的挑战。”

但在挑战珠峰之前,眼下的目标是这次张家界天门山举办的翼装飞行世锦赛。

翼装飞行世锦赛设有竞速赛和精准穿靶赛两个项目,上届比赛,他在竞速赛决赛中以0.442秒之差与领奖台擦肩而过,最终获得第四名。今年,他准

备得更加充分:从7月下旬开始,他一直在做针对性训练,上午8点到下午5点,天气好时一天飞4次,先练竞速,再练精准穿靶。

“每年的目标都是要冲击冠军。”他说。

天门山海拔1518.6米,山体坡度近乎90度,起跳台至壶峰海拔1458米,垂直落差990米,满足翼装飞行的全部苛刻条件。

张树鹏的逐风之路,始终与天门山山水羁绊相融。他的翼装梦想于此萌芽,飞行技艺于此淬炼,运动生涯荣光于此绽放。

如何形容天门山?他想了想,只说了两个字:“传奇”。2012年,他来天门山训练时,坐缆车上去,游客里还有人还分不清这是湖南还是湖北。这些年,极限运动在中国迅速升温,天门山已成为全世界极限运动爱好者的“圣地”。

挑战不能停 “人类总需要有冒险精神”

一句“中国人会飞”的网络热梗,承载着华夏民族绵延千年的飞天浪漫。

张树鹏在想飞和能飞之外,始终在追问翼装飞行的意义。

他反复纠正“征服自然”的说法。“人类永远征服不了自然。”他说,“风速超出了标准,我们就没办法飞,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自然条件就能限制你。怎么能叫征服自然呢?”他引用登山圈的话:“不是征服了珠峰,而是珠峰敞开怀抱接纳了人。人与自然,是共处关系。”

翼装飞行服轻薄贴身,穿戴上身,便似生出一双天然羽翼。无需机械驱动,仅凭纵身一跃、身姿微调,便可借风滑翔,某种程度上圆了人类最质朴的飞天夙愿。

随着专业赛事陆续落地、品牌厂商持续赋能、大众关注度不断提升,翼装飞行的技术体系持续迭代。尽管目前仍无法实现长时间滞空飞行,但它的飞行距离与安全性能,都在一次次实战探索中稳步精进。

人类奔赴长空的初心从未熄灭,追风逐云的边界,在勇敢者们的一次次探索中不断拓宽。

毋庸置疑,翼装飞行是小众且高危的运动,永远无法成为大众普及的选择。但在张树鹏眼中,人类文明的演进,从来离不开小众的坚守与无畏的探索。

他说:“我们作为人类总需要有人冒险,需要有这种探索的精神,要不然世界、人类也不会进步。”

两千多次起跳,两千多次降落,每一次落地,都是一次对生命的确认。旁人看他是飞人,他自己觉得,他不过是一个比普通人更怕死,所以活得更仔细的人。

明年5月,珠峰上空若有一道身影划过,那是一个敬畏者向世界最高峰发出的一次问候,轻盈又自由。



9月12日,第十二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在张家界天门山落下帷幕,中外翼装飞行选手在颁奖仪式上集体亮相。

本文照片均为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丁云娟 摄

一

岳麓山南麓半山腰,古木林立,掩映着一座坐北朝南的墓寝,虽然不及云麓峰下的黄兴墓、白鹤泉旁的蔡锷墓高耸穿林,但亦不失端庄大气。

此处长眠者何人?胡子靖,即胡元倓,明德中学创始人,当过湖南大学校长。

1903年,从日本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成归来不久的胡元倓,怀着教育兴邦的火热梦想,在姑父、前清刑部侍郎龙湛霖(做过光绪帝师)等人的支持和资助下,租赁龙家附近的长沙西园北里东侧左文襄公祠为校舍,建成明德学堂。胡元倓任监督,即为校长。

科举制下创办新学,离经叛道,明德学堂遭到王先谦、叶德辉等守旧者的强烈抵触和刁难。董事长龙湛霖德高望重却年迈体衰,很快病逝。胡元倓作为私立学堂的主持者,顶住压力,左右逢源,设法解决办学经费和师资力量。有富商闻其登门拜访,赶紧从后门遁逃。

胡元倓出身书香世家,取得晚清国子监入学资格,入选湖南首批官费留日生。然而他为了明德顺利办学,多个春节都在全国各地奔波,如他记载:“南京三年,上海两年,苏州一年,杭州一年,旅途两年,一在江轮之上,一在火车之上”。

他甘于过苦行僧的日子!胡元倓掌明德38年之久,筹款数十万,修建校舍二十余座,建成当时“全国中等学校之冠”的四层教学大楼乐诚堂,而自己一家挤在校门口传达室旁的三间矮房里。

他四处筹措经费,被人讥笑为“胡九叫花”。某次,明德新设理化博物科,资金短缺万余元,他找到时任上海道台的湖南同乡袁树勋,寻求帮忙。袁拒绝,胡一时心急,不顾当场有客,腰杆一挺,双膝下跪,磕起响头来,迫使袁只好口头答应捐款一万元。胡立即而起,上前说:“我要现款。”袁大骇,只好立刻兑现。胡元倓曾自表心迹:“吾为校长,以筹措经费、伺候学生、敦请教员为要务。虽九死吾犹未悔矣!”

与胡元倓毗邻长眠的丁文江,青年时留学东瀛时,曾得到了胡氏的精心照顾。1935年12月2日,已为“我国地质学巨子”的丁文江,再次来湖南,下车伊始即表示:到长沙一定要看两个人,一是胡子靖先生,二是师母即龙砚台的夫人。“龙砚台”即胡元倓的表兄龙璋。在丁氏心里,胡与龙一样,都是他的恩师。

二

1903年,黄兴归国筹谋反清革命,被留日同学胡元倓聘至明德执教。胡元倓钦佩黄兴反清,给了他一个体育教员的身份,方便其在长沙组织反清团体华兴会。

第二年,黄兴等计划利用慈禧七十寿、湖南文武官员齐集万寿宫五皇殿行礼庆贺时,策划长沙起义。为了筹集武器,黄兴在明德实验室里制造炸弹。

一华兴会员无意中走漏消息,被同在明德执教的王先谦门徒刘佐揖发觉,告知其师。王先谦为岳麓书院未任山长,曾积极推动洋务,兴办时务学堂,但又不满学堂助长革命风气。王先谦开具名单,要求署理湖南巡抚陆元鼎予以斥逐。

陆元鼎命巡防营统领赵春廷加强侦察。巡防营中有官兵与参与起义的会党首领、五路巡查何少卿、郭合卿秘密交往。何少卿被抓捕后,供出黄兴、刘揆一、彭渊恂等。

陆元鼎下令:逮捕黄兴!胡元倓第一时间找到臬司兼学务处总办张鹤龄,说:“诸事我均与闻,君如须升官,以吾之血即可染红君之顶子,拿我就是。”他的一片至诚凛然,感动得张鹤龄当即表示:“此狗官谁愿做?此刻看如何保护他们。”

胡元倓与龙璋、龙绦瑞等,设法营救黄兴脱险,逃出长沙。黄逃亡东瀛,同孙中山筹建同盟会,七年后发起广州起义和武昌起义,以辛亥革命肇造民国。

黄兴以临时政府副元帅代行大元师职权,主导民国初建,成为开国元勋。他邀请胡元倓出任教育总长,被胡谢绝。他对黄兴说:“公倡革命,乃流血之举,险而易;我办学校,乃磨血之举,稳而难。君取其易,我就其难。”

他刻印自署“磨血人”,意在磨



胡元倓。(资料照片)

胡元倓磨血办教育

向敬之

尽自己的血,磨出中华自强的人才。

1919年9月4日,毛泽东在《湘江评论》第四号《本会总纪》中,评点当时长沙城里的官办私立学校,说“时务虽倒,而明德方兴”。

三

1902年,胡元倓由官费派至日本留学,目睹明治维新后工商业发展快速。他要教育兴国,也要商学救国,想在中国创办一所如庆应义塾有着商学教育的新学名校。

“窃维西力东渐,以商业为先驱;世界竞争,以生计为归宿。”明德创办时,胡元倓便开办了商科,为中等教育。他并未满足于此。他又通过黄兴领衔,联合张謇、蔡锷、谭延闿等,联合署名《呈教育部请准拨款增设明德大学于汉口文》,于1913年春,在北京创办明德大学,聘章士钊为校长,设商科及政治经济科。因袁世凯复辟帝制,胡元倓忿然停办,以示决绝,四年后复建于武汉汉口。

皖系军阀张敬尧督湘,贪婪横暴,祸害湘人。长沙师生奋起反抗,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校长汤斌,参与青年毛泽东策划的驱张运动,被撤职通缉,率易礼容等30余名学生,转读汉口明德大学。

胡元倓让汉口方面接收汤松一行,容许他们在校组织旅鄂湖南学生联合会作为驱张据点;还在长沙领导湖南公私各校联合停课,参与驱张运动,直至成功,始行复课。

至1926年,由于无法支撑汉口明德大学的正常运转,胡元倓决心停办,将其明德商科“咨送湖南大学”。这为湖大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倾注了强劲的师资力量。

而在此前,1917年5月,由岳麓书院几经改名而来的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停办。胡元倓与杨昌济、杨树达等人联名呈文湖南省政府,倡议筹办湖南大学,并将高师及所承继时务学堂、求实书院、高等学堂、优级师范各校之图书、仪器、校舍等校产妥善保存,留作办大学之用。杨昌济、胡元倓等受命任筹备委员,在岳麓书院设立湖南大学筹备处。九年后将明德商科师生悉数并入湖南大学。

1929年7月,胡元倓出任湖南大学校长。上任伊始,为了完善省立湖南大学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的学科、专业建设,他专程前往国立浙江大学考察文、理、工等学科设置。

抗战期间,日军炮轰长沙城,明德校舍被毁,胡元倓说:“校舍虽焚,精神犹存。”而今重温,我们依然可以说:先贤磨血,精神不灭!